因为原文是sf的征文，所以被网友锐评“太文艺了，冲不起来。”

凑合着看吧

sf原作链接电车上的少女 - 小说全文阅读 - 西幻致郁脑洞女性主角 - 墨晓式沉默 - SF轻小说 (sfacg.com)

《衣服》链接荆棘鸟学园论坛 - 衣服-中长篇(jingjiniao.info)

****Part 0 自序****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2 0:31:12 字数：117

“从头越，苍山如海，夕阳如血。”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一件大事的起始往往并不起眼。而按照联合政府那些人的要求，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将要留下的故事也是如此。（不过翻出整整半年前的日记还真是让我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故事是从一支普通的笔开始的。

****Part1 墨诗的日记（U.E.10.5.31）（1）****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2 0:31:33 字数：2607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李璟《摊破浣溪沙》

在数学课上，我有一边转笔一边写题的习惯。而那天我正一边转着笔时，食指却突然挑了个空。手中的自动铅笔不知为何无影无踪。

我原以为是由于失误，铅笔脱手掉在了地上，但当我俯下身去寻找时，却并没有看见我那只百乐铅笔的踪迹。

...也许是掉到哪里的死角去了吧...

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找同桌的好朋友借了支铅笔后，便又继续写起了习题。

“欸？你那支百乐的摇摇铅呢？”同桌看了看讲台上的数学老师，然后压低了声音朝我询问道。

“不知道啊。”我也同样疑惑不解，“明明刚才还在手里的，一眨眼就找不到了。”

“你就是把笔转飞了之后不肯承认吧？”同桌明显对我的解释不以为然，“好端端的笔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对啊，好端端的笔，怎么说没就没了？

作为重点班的学生，大部分的同学即便是在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后也会留在教室内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去吃饭。就连不少平行班的同学也是这样做的（毕竟是省重点高中）。

所以，每次掐着表收好东西，老师一说出“下课”二字便站起身来的我便总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在我收拾好东西，下课铃声响起后，语文老师这一节课还没有讲完。于是，她便理直气壮地继续拖堂讲了下去。

直到整整五分钟过后，语文老师才合起了讲义与教师用书，说道：“下课。”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不久了，我也完全不着急了。难得地，我有些悠闲地向着饭堂走去。路过操场时，我透过栏杆注意到，纹有金色“W.S.S.A.”字样与白色“U.N.E.”字样的黑色帐篷已经在小路旁搭好了。它们将被用于检测超能力者。

...啊，原来已经到月末了吗？我这个月的跑步指标好像还差几千米。我如是想道。

每月的最后一天，W.S.S.A.会开始搭建这种“黑帐篷”，然后，会在5号到15号期间实行交通管制，并在8号至12号期间实现强制性的全民检测。

而如果你在12号二十三点五十九分过后仍未接收检测，你将会自动成为U.N.E.的通缉犯，任何人都能够直接杀死你而不负法律责任。

你的罪名将会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反人类罪”。

即便你按照U.N.E.的要求完成了检测，如果你被检测为超能力者，也会被当场扭送至W.S.S.A.并从此无法出现在社会中。

至于你会遭受什么？没有人能告诉你。

不过，今天虽然被老师拖了一会时间，但是饭堂的人却意外地不是很多。

“嗯...加一份豆泡和卤肉吧，”我想了想，说道，“酸笋汤，谢谢。”我从打饭大妈的手中接过了热气腾腾的螺狮粉，刷脸付款后拿了副筷子，便向着用餐区走去。

我随便找了个没有人的桌子坐下。正当我拿起筷子，打算犒劳一下劳累了一上午的自己时，我手中的筷子突然毫无征兆地凭空消失了。

明明上一秒那副筷子还紧紧地攥在我的手中，下一秒它却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了。

它...它为什么会消失？或者，它去哪儿了？

难道那么多的科学家全部都弄错了，物质其实可以凭空消失吗？这怎么想都不可能吧？

数学课上的铅笔也是如此，一走神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现在想来，想必也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消失了，而且显然有着共同之处——无论是之前的铅笔还是现在的筷子，它们在消失之前都握在我的手里。

握在我的手里！我的手里！

恐惧逐渐涌上了我的心头，如同流沙一般慢慢将我吞噬。我拼命地挣扎，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反而越陷越深。

我...不会...成为了超能力者吧...不会的吧？

其实我的内心中早已有了确切的答案，我只不过是如同传说中的“鸵鸟”将头埋进沙子一般逃避现实罢了。

我就这么呆呆地看着自己空无一物的右手以及面前餐桌上的螺狮粉，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脑中也并没有在思索，而是...一片空白。

“在想什么呢？”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看去，是和我当了近四年同学兼舍友兼好闺蜜的北雅。“你不是一般一下课就去吃饭的吗？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我没直接来饭堂吃饭嘛...先去弄了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习惯性的撒了个谎，并没有向她说实话。

“这样啊...”北雅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令我多少有一些慌张，虽说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我撒谎的技术什么时候差到能被这个胸大无脑的笨蛋看穿了？我暗想。

“可是你的脸色很不好欸，”她又说道，看起来非常的担心我，“有什么烦心事你可以向我倾诉的。”正当我有些感动时，她又补充道：“顺便让我开心开心。”

我又扭头看向了她，她的表情倒是十分的正经，看上去十分的关心我，根本看不出来刚才说过那样不正经的话。

于是，我的头上缓缓地冒出了一个不符合常理的“？”，然后我侧过身子，迅速将手伸到了她的胸前，使出极大的力气狠狠地捏了一把。

嗯...跟看起来一样，手感挺不错的。

她的脸一下子便变得通红：“有什么事情回宿舍再说，饭堂里...这么多人呢...”她的语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而表情似乎...很享受？

“我去拿副筷子。”留下这句话，我连忙跑开了，离开了某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女人。

等到我回来时，北雅已经恢复了平日里高冷校花的模样，坐在我的位置旁边小口小口地吃着饭，仿佛刚才她面色潮红的\*\*模样不过是自己脑海中不正常的臆想罢了。

“诗诗...”我刚刚坐下，北雅就放下了手中的餐具，把头凑了过来，“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嘛...”

我有些嫌弃地把她的头推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那么叫我。另外，你的头凑得太近了。”

她咳嗽两声，摆出了一副十分正经的神情：“墨诗同学，作为班级里的心里委员，我有义务帮助同学们解决心理问题，请你将你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我甚至懒得反驳她，只是低下头吃着午饭。

可能是看我这副模样，她又连忙补充道：“我肯定会为你保密的，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沉默了许久，最后才开口说道：“那你...不要和其他人说啊...另外，帮我一个小忙。”

“只要要求不要太离谱就行，毕竟我们是好姐妹嘛...”北雅爽快地答应了，“好姐妹就是要互相帮助。”

喝了口还带着一丝余温的汤，我犹豫了许久要不要告诉她真相，以及这会不会把她也卷进这件事情里。如果被U.N.E.的人发现她包庇我...

后果不堪设想，她也会摊上所谓的“反人类罪”。

于是和，我这样说道：“嗯...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初中时候的,不是现在...”

“你初中时候除了我居然还有别的朋友？”北雅用一种“天上有牛在飞”的语气打断了我。

...虽然的确是没有，但就是让我感觉很不爽，莫名的不爽。

“她前几天跟我说，她好像有超能力了，让我帮忙问问知不知道超能力的来源。”我继续说道。

“你...是打算帮她吗？”北雅问道。

“唉...”我叹了口气，“至少让她死个明白吧。”

“G1249号小行星，”北雅说出了一个我无比熟悉的数字编号，“我有个在世异的表哥，有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因为熬夜没睡着，刚好听到了。我觉得应该不会错。”北雅解释说。

G1249号小行星吗...那还真是巧合啊。

****Part2 墨诗的日记（U.E.10.5.31）（2）****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2 0:31:54 字数：2113

“在以理想共和国为目标进行了许多次令人不快的尝试后，人们发现，经受过炸药考验的专制主义才是最令人满意的统治形式。”

——威廉·S.吉尔伯特

我能回忆起第一次听到这组数字是在大概九年前，从刚刚成立没多久的U.N.E.的人的口中听到的。“你妈死了，你爸失联了，估计也死了，跟我们走吧。”他们如是说，简短，但有力。

他们还带来了一本红色的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赫然用烫金紫写着“烈属证”。而里面的第一页贴着我当时的照片，用正楷写下了我的名字“墨诗”，还写着“G1249号小行星第一勘探队烈属”的字样。此外，还盖上了U.N.E.的章，看上去十分的正式。

不过正因为无比的熟悉，我才没有意料到此刻会在北雅的口中听到这串编号。

据我所知，在U.N.E.成立两个月前，G1249号小行星撞击了南大陆。但直到六年前，U.N.E.和W.S.S.A.的工作人员才开始针对超能力者的搜捕工作，并且技术极其不成熟，只能检测出濒临失控边缘的超能力者。因此，当初几乎所有城市都处于交通管控状态，例行检查的频率也比如今高了十倍——当初是三天检查一次，但超能失控事件仍然频繁发生，造成了不少的伤亡。

这中间有着四年的时间差，U.N.E.和W.S.S.A.似乎什么都没有做，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技术突破到能够检测出拥有超能力超过三天的超能力者后，随着检查频率的降低（注1），伤亡人数的减少，交通管制的减弱，社会各界又逐渐开始呼吁以人道手段对待超能力者。尽管U.N.E.全力阻止，但仍然无济于事。

（注1：“在被观察的2000名超能力者中，从拥有超能力到超能失控的时间间隔从五天到四百九十二天不等，其中97%的超能力者在第三十六天到第四十二天间失控。”——《超能失控者的通性》）

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直到联合纪元八年五月十五日（注2），席卷整个U.N.E.辖区的大型抗议爆发。大量的示威者们，手持写有“Super competentperson lives matter”的标语（注3），走上大街小巷，其中以新约克城市与厌战市规模最大。

（注2：即公元2031年5月15日，注3：意为“超能力者的命也是命”）

所以，当U.N.E.的部队在三次警告后，真的对着人群扣下了扳机时，才会那样的出人意料。示威者的鲜血染红了位于新约克城市的W.S.S.A.总部的门前，而这个消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演变成为了骚乱。

U.N.E.仅仅是派部队暴力镇压。既不做解释，也不和抗议者或者反抗军谈判，直到再也没有人敢上街示威。随后，U.N.E.又用了一个月，剿灭了所有武装抵抗组织与游击队。U.N.E.与W.S.S.A.一时间成为了“法西斯”一词的最新阐述，针对U.N.E.高层的刺杀事件也层出不穷。但，尽管如此，不再有成气候的抵抗U.N.E.的行为了。

人类用了四百年时间确立人权至高无上，死了两亿余人对抗军国主义。仅仅十年不到，这一切努力，便斗化为乌有。究竟是为什么呢？除了U.N.E.和W.S.S.A.的高层，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无论怎么看，由于时间差的存在，这一系列事件都很难和G1249号小行星扯上关系。但北雅却又告诉我，这关联的确存在着。甚至，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都能上溯到G1249号小行星撞击南大陆。

这些事件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决定先略过这个问题不谈。

但，如果...如果北雅说的都是真的，那南联盟的崩溃显然不仅仅是由于G1249的物理撞击，在这之后应该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另外，U.N.E.的成立估计也与G1249号小行星脱不了干系。那么，U.N.E.告诉我的第一勘探队全军覆没就很可疑了。应当至少有一个人带着证据活着回到了U.N.E.，才能让各国政客奇迹般地摒弃前嫌，团结一致。那...生还者呢？

脑海中思索着，我跟着北雅向着宿舍走去。出于种种巧合，本该住下六个人的宿舍只剩下我和北雅二人住在其中，我们也因此省去了排队洗澡的时间（不过用吹风机还是偶尔要排队，那东西全宿舍楼层共用），用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不过，这样也有着一些缺点，譬如，失去了人群目光的束缚后，北雅开始变得肆无忌惮了起来。

一进入宿舍，北雅确认走廊上没人之后，便迅速锁上了门。我不免有些疑惑——锁门是一项违纪行为（虽说女宿这边没怎么细抓），而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北雅曾有过任何违纪行为。

然后我看着她走上了阳台，爬上了保护栏杆，从空调外机的...上方取下了一个...箱子？箱子的四面都涂成与宿舍外墙的颜色相同的橘红色，里面似乎装着不少东西。北雅从其中取出了一个可能是金属探测器的东西，见我想要开口说话，连忙示意我安静。我虽然很疑惑，但还是照做了。

她拿着...那个可能是金属探测器的玩意...在宿舍里扫来扫去，在扫到我的床角和她的床角时，那根东西上的红灯亮了。她于是掀开了我的床垫，用手机拍了照片后取出了一个黑色的小玩意，并用同样的做法从她的床板下方也取出了一个同样的黑色小玩意，并将它们一齐放入了一个木制盒子中，再把手机一同放入其中。

盖紧盒盖后，她向我解释道：“\*\*。不知道是U.N.E.的人还是W.S.S.A.的人放的。这个星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就在这儿了。现在你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了。”

尽管她说了那么多话，但是我只听见了一句“星期刚开始”。

......

...我超！那岂不是昨天凌晨我做的事情也被...我本来还沾沾自喜想，北雅这个点肯定已经沉沉地睡熟了，而且她还有带耳塞睡觉的习惯，所以...稍微有一点声音也没关系吧....

我对U.N.E.和W.S.S.A.的敌意未免又加深了几分。

当我抬起头时，正看到北雅始终注视着我的双眼。

“诗诗，你似乎不太想告诉我事实，对吗？”北雅的眼睛看着我，我也直视着她的双眸。我们就这样相互注视着一言不发，陷入了沉默

****Part3 墨诗的日记（U.E.10.5.31）（3）****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2 0:35:34 字数：1970

忆得旧时携手处，如今水远山长。

——辛弃疾《临江仙·手捻黄花无意绪》

最终还是北雅先打破了僵局，她从箱子里拿出了两张纸，递给了我。我接过来后看了起来。

两张纸都是地图。一张是整个穗城的地图，并在一些地方打上了红点，另一张是天溪区的地图，在各种道路上打上了密密麻麻的红点。“穗城的安全屋分布图和天溪区的监控分布图。”北雅解释道，“不要再自欺欺人地说你用不上了，我和你都知道真实情况。”她又补充道。

..原来真的被北雅看穿了吗？我只好收起了这两张纸。  
9 w; E8 \_: ?7 @+ e\* C  
不过看来北雅被卷入此事的时间比我还要早，并不像我一直以为的，可以置身事外。  
  
鬼使神差地，我突然开口问道：“你这几天有什么想法吗？打算怎么应对U.N.E.的例行检查？”  
  
“反抗，”她很平淡地说道，“难道在他们的逼迫下，我们还有得选吗？还是说，你愿意直接举手投降，让W.S.S.A.的人把你带走，干一些甚至不能让公众知道的事情？凭什么？凭他们手里的枪吗？”北雅冷哼一声，“他们早就失去底线了。”0 S1 \8 I5 K6 ^; Y# J: p  
: n, x! \_" W$ k4 W& H# y$ m$ n: t7 l  
她的这些话语与脸上的表情让我不免觉得面前的人有些陌生，但她的话却不无道理。  
; [# {# g# D& N/ ?  
“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我突然回忆起北雅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不会虽然嘴上喊着反抗反抗，但是其实不过是口嗨一下，实际上什么也没想吧？”$ l6 b  g3 g! e% `7 m) p$ E$ R  
  
北雅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道：“...杀出去？”: r5 U  g. a) C5 D1 e' Q- A  
  
...不是，不是你提出要反抗的吗？为什么你要用疑问的语气说话，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啊？我在心里暗自吐槽道。还真是...  
$ }/ J6 v" y) r" ]/ v\* I  
“你是不是又在骂我胸大无脑！”北雅有些气愤地伸出了手，瞥了一眼我的胸口，失望的捏了捏我的脸，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多吃木瓜，多喝牛奶，不然我想捏都捏不到。”: n# w6 u& d4 G& C9 {7 [  
2 ^6 M5 U1 N9 G% E. ]  
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表，说道：“快吹哨了，你真不打算把那个箱子放回去吗？”说完之后，我又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哀愁中。  
  N% O; G% V. @, r: n# r% h- x2 K  
...可恶，不过是只有那么一点点观赏作用的近乎无用的脂肪聚合团而已，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才不会羡慕北雅，才不会（恼）。  
& J+ ]4 P( Z% W, L  d$ T; U\* H  
北雅按照手机里留下的照片将\*\*复位后，我脱去了小皮鞋，礼仪服也没换便躺倒在了床上准备睡觉。这主要是因为被一上午杂七杂八的事情搞得精疲力尽，实在是没有精力内卷了。换做是平常，我中午都不睡觉的。  
  
周三原本是不用穿礼仪服的，但正好又特殊情况。我身为高一的学生会分会主席，要与另外两个年级的分会主席与总会主席一同作为学生代表去见将在下午在学校演讲的W.S.S.A.穗城分会主席总干事，甚至合规的旷了三节课。现在想来...乐。  
( G) {' j. h0 [7 \  
一边回忆着上午傻乐着，我睡去了。6 [- z. d' }  H; V+ E  
8 F: y) n( B8 g- g% ]  
....... v/ j$ ^+ B& T1 C3 o! E  
  
“&￥%#@%&￥——￥#@%&%￥#@￥#@~￥@#￥%”同样的话语不断重复着，语速越来越快，语调越来越尖，语气越来越急切，直到...  
  
我从梦中惊醒，坐起身来，床板发出吱呀一声响。我的呼吸有些急促，身上出了一身冷汗。! ~6 N7 p% m2 l# ^( a# w  
  
...刚刚是什么？睡觉都没法睡个安稳觉吗？" |7 K& n2 P, m& X% [  
, @6 I3 Y$ n& q$ p9 a& `$ ~  
最为诡异的是，明明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语言，我却能将它与汉语中的发音对应起来：“you yi shi ke ti”。7 x: d: I\* q3 A3 v  
" i6 K+ c+ O" b& `7 Z  
“你怎么又起来了？”是北雅略有些疑惑的声音，“你不是挺累的吗？这不才...刚过20分钟？”  
  ]/ f7 w/ b8 o7 \  
“我做了个梦。”我将刚刚令我惊醒的梦境复述了一遍给北雅听，“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在一只念叨什么‘右翼诗歌体’。”我努力回忆道。明明是刚刚做的梦，现在对其的记忆却已经有些模糊了。1 i: |& K, r. @, Y9 O; T  
: B5 I+ D/ K, A+ ~  
“是‘有意识客体’吗？”北雅当即询问道。2 k6 T1 f6 x% l$ O  
\* n0 S" o- \_& W- g5 C  
“可能是吧。因为这个词我完全没听说过，所以很有可能会听错。”我不太确定的说道。! C9 l2 p. h5 a  
& |5 X1 S& y8 \$ B  ^  
“那我也做过类似的梦。”北雅说道，“我问了不少人，最后才从一班的一个人口中问出了这个名词。它的具体意思比较复杂，但是目前大概就是指人。”5 r\* |" c; {/ g$ g; S8 N  
( T  S1 q" R6 A0 d  
一班是竞赛班，由数学特长组，物理特长组与信息技术特长组组成。而既然涉及到了意识和人，那多半就是牵扯到了悬幻莫测的量子物理。（其实只是我太菜理解不了。）+ Q0 Z0 M$ \2 O( ^\* T$ \_  
  
“而且我还发现，对着人使用超能力，好像会获得某种...”她斟酌着用词，“引导？反正就是，好像你本来就会这件事情一样，很自然而然地就做出来了。但是你的记忆又告诉你，你本来不会做这件事情。”北雅停顿了一会，又说道，“在里面可能就有U.N.E.不惜开历史的倒车也要搜捕超能力者的原因。”7 s0 ?' i0 P" e' m  
& C# H  f4 B& H\* ~6 ]; l  
“你对人用过超能力了？”我有些讶异地问道。% M! m8 n: u7 X\* E' k% i: \_  
2 x5 O6 [1 |) I4 a& l; u1 g% b  
我自然是十分惊讶的，北雅不仅弄出了安全屋、监控地图，甚至还弄明白了她的超能力，理解了超能力的使用方法和使用结果。这种操作，以她的乳...啊不对，以她的脑容量，按理说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 p. U1 }\* K# b1 F) m7 l. ~  
“嗯...我也不想的，”北雅似乎有些尴尬，“我的超能力有个锁定技，会自动读取周围一定范围内的人的想法。”  
) p' ]\* q( t6 S  
...我还纳闷我怎么连北雅都骗不过了，原来这家伙开挂读心啊！我还以为我水平下滑了。  
  
“所以你的超能力是什么？”北雅问道。# r2 \+ |7 \" d+ b# P' d3 H  
" ], A4 W7 J# I7 E1 n) Y# M  
“我不知道啊。”我拿出了“优质解答”，“上午一支笔不见了，再然后中午又是手里的筷子不见了。我只知道这些，其余的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V7 ^3 S3 \_9 T  
; K0 y/ X/ z+ G0 b( f  
但是一边说着，我突然想起来一件非常重要却刚刚被遗忘了的事情——那个不知道是W.S.S.A.还是U.N.E.装的...\*\*...似乎...现在就在我的床上...吧？完了，忘了北雅无脑了。午休太误事了，出大事了，完蛋了。8 h4 Q1 n; a0 W, N1 C, n  
\* @0 n7 o' s% s' h$ q$ p  v3 m  
心中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大抵是寄了。”  
; J3 h9 p0 X% q9 w- c  
Part4 墨诗的日记（U.E.10.5.31）（4）, d( ^. |( ^9 T) y, c/ \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6 18:45:00 字数：2090$ t4 S- \# C8 F. Z  
, c; K9 [  A2 S& U9 @: j2 n  
Part4 墨诗的日记（U.E. 10.5.31）（4）, a! N\* u8 @' ^0 R( [! c! ?9 Y  
  w! q4 L\* V0 J8 C0 Z$ w  
正当我心如死灰时，北雅却突然笑出了声：“吓到了吧？你床上那个，是模型，不是真货。真货现在还在隔音箱里窃听虚假录音呢。”北雅似乎乐起来了。. t8 k, R5 ]( \_8 k( C- Z5 T  
  
她就是这样，看起来很高冷，但交上朋友后，你就会发现她其实很热情，甚至有些过分的热情。  
  
...恰好与我截然相反。  
, s3 e& l8 e4 |+ y3 ~/ r  
发现刚刚仅仅是虚惊一场后，我松了口气，继续思索如何在5号之前设法去往郊区。, v! Y4 ?/ z% o4 I, E' v  
! O/ @' I\* ?4 v, v3 j4 Y  
尽管名义上仅在5号到15号之间进行交通管制，但在其他时间段所有车辆、人员以及物品出入城仍然要进行严格的报备。而如果5号凌晨零时一个人的状态仍然是“城外”，也会自动受到U.N.E.的通缉。所以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不进行报备就出城，而且再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不被U.N.E.发现。  
  
前一半的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不带电子设备，不走大路就可以了。但是，一个学生如何能够解释自己不上学？无论是请假还是旷课都同样会在当天内被上报给U.N.E.，且不论我根本没有正当理由请假。1 r  x9 s# M# }8 C/ b! O. w0 \_+ [) l9 X8 Y  
& G) {, W9 E1 R  
现在的情况是好坏参半。好消息是，我已经申请过了所有科目必修部分的免修，所以即便不去上课也是合规合理的。但坏消息是，我是年级分会的主席，基本上校方每天都有事情要找我。/ p2 q/ C- G4 }/ L7 R+ {  
  
在思索中，午休的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刺耳的铃声中，我下床穿好了皮鞋，便起身打算离开宿舍。# G+ [8 K! I; F- @6 |) w" y, b  
2 ^+ D9 G5 {3 J0 m  
“诶？”北雅从身后叫住了我，“诗诗你不等我了吗？就这样把我丢下了吗？”我则是扭过头白了她一眼。  
. O$ S" \' D# u. k& U  
上学期我们本来是在同一个班的，但有一件很巧的事情拆散了我们。尽管我们分别取得了年级第十二与第二十五的好成绩，都可以继续留在大学先修强基计划实验班内，但是我们学校刚好开办了两个这种实验班，然后北雅——这个刚开新号就能碰上0.5%的概率的女人，愣是避开了高达50%的概率，分到了另外一个班。现在我们的班甚至不在同一栋楼。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等她。  
# L( R! `7 k8 k  
下午的课程分别是历史课、政治课以及选修课。但选修课被冲掉了，变成了W.S.S.A.传教课。于是下午便被催眠三幻神占据了。6 c. v\* x+ W\* y5 @. D, A: C# }3 R  
  
一边这样想着，我去到开水间跑了一杯咖啡。当时我的想法是敷衍掉这三节课，然后去图书馆查回资料，想想如何逃出穗城。但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0 h1 P6 g& K7 n3 ?  
7 V/ H# p) f! C\* K  
大概政治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悸动涌上了我的心头。然后，整间课室都开始疯狂的摇晃了起来。  
  
“我超！地震！”不知道谁先嚷嚷了一句，然后就听见政治老师说道：“不要惊慌，按照平时演习的做法有序地离开教室1”  
  
于是全班的同学都跟在老师的身后迅速而有序地离开了教室，没有人注意到教室的角落的桌子上还坐着一个趴在桌子上的人。不过这也很正常。( c; x& B! U% x7 Q1 u# l3 Q6 m  
. Z\* J! M% |& Q3 W  
在平时，我除了同桌也没有和别人说话，位置又恰好处于教室的角落，同桌又恰巧去了图书馆自习。所以在匆忙中，没有人记得我也是十分正常的。' S6 r0 R" T  G! x9 q  
  
我原本是想跟着人流一同离开的，但脑内一阵阵剧痛传来，视线逐渐变得模糊。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我自己正平躺在自己的出租屋的小床上，正望着洁白的天花板发呆。  
  
...我怎么瞬移到家了？这样的想法从我的心底冒出来。当我反应过来时，我愣住了。  
+ P, ^1 r# y" J4 a  
...我是怎么知道我是瞬移回来的？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是潜意识如是告诉我罢了。  
5 p1 X. r\* o8 Q% j$ R  
这就是北雅所说的“引导”吗？我思索了一会，必赏课双眼。一阵恍惚后，我发觉自己重新站在了地面上。- V. ?\* Q& g. m, m  
  
我睁开双眼，环顾四周，确认着自己所处的位置。过了一会，我认出这里是操场的一个角落，恰好没有人，也没有摄像头。我于是从移动看台背后走出，混进了有些操作的人群之中。/ }6 h. Y& n9 g- P8 f$ ^  b# b  
: F/ |  Y: V- s, Q; s+ }  
我突然注意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便开口叫道：“白礼！”对方回过头来：“啊，墨主席，没伤到吧？我们班有个同学摔得挺惨的。”  
  
"伤倒是没伤到，不过受了点惊吓，"我看了看远处将教学楼包围的一众W.S.S.A.人员，又问道，“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我听到了三四个版本，”白礼说道，“最正常的版本是高二九班的一个学长长期被欺凌，直到今天情绪崩溃引发超能失控。那几个欺凌者全都被...”她用手轻轻地划过脖子，然后继续说道，“现在W.S.S.A.在尝试收容那个失控的学长。”0 u3 b+ z# M\* N) l\* R0 [+ c  
  ~- E2 P3 N  b+ `  
这个说法也比较符合我了解的情况。据我所知，W.S.S.A的有几篇文章中提到超能失控有成为类似与链式反应的可能。  
5 ~! z1 w: e" u1 K' o\* Q% V! w2 ]. H  
“而最离谱的一种说法是W.S.S.A.刚刚试图引发地震毁了学校，搞垮华夏的未来，但是失败了，现在是在借收容超能失控者为名杀人灭口。”说完，白礼又问道，“中间的那两种你要听下吗？”  
  
“不用了，没什么参考价值。”我回答道。“外联部的北雅呢，你有看见她吗？”/ y. \' K7 F% x7 Q) j' N  U" j  
  
“啊...我刚刚好像看见她在主席台下面，但是我不太确定那是不是她，要不你去看看？”她似乎有些欲言又止，但最后开始开口了。  
  l6 \_$ @0 G, D- V1 b  
“好的，帮大忙了。”我说着，便迈开双腿朝着主席台的方向走去，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北雅。+ v0 ]" g$ p& M  
0 H- W4 v3 D% x3 M) e( [  Q9 M6 \_  
一切的问题的迎刃而解了。只要不是超能失控，我和北雅能一直活到世界末日。W.S.S.A.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抓住我们，U.N.E.也是。我们甚至可以正常的生活，在U.N.E.的人来的前一秒前往下一个城市。% j8 H( M& \_) R  
3 w! A" d" D3 a) x7 x  
然后，在我无数次曾上去发言而因此无比熟悉的主席台前，我看见了令我无比陌生而又至今难忘的一幕。9 ~3 h  m  J# ^  
  
北雅双手带着手铐，背在身后，脸上带着一种特殊的口罩，眼中饱含着泪水，她的身旁有五个W.S.S.A.的战斗人员，四个拿着枪指着她身上的不同部位，剩余的一个则扶着一台天线。2 z/ R; K  Q  O5 w3 r; g\* \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想法真是和祥子无比类似，而祥子看到了吊死的小福子。  
0 \- e% O# C. ]) E7 c6 n- T  
Part5 墨诗的日记（U.E.10.5.31）（5）( \, `7 `# D$ {& m; W: @1 C  U5 I8 ]0 J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6 18:45:13 字数：3242  
' t. a$ Q" I$ w7 c  
Part5 墨诗的日记（U.E. 10.5.31）（5）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 R7 E. O6 z\* h/ g- P; Q  
  
——李贺《雁门太守行》" c9 s" L: T/ a0 r\* M" l  
  
“你们这群混蛋，给我放开她！”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怒涌上心头，我不假思索地怒吼道。  
; X6 i1 F7 C( H  
...冷静，冷静，冷静，情绪过激会失控的。% c+ A4 w; m4 H1 f" V& U9 V9 f  
  
尽管我在心里不断这样告诉自己，但我的心情怎么也平复不下来。毕竟，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北雅看到了我，朝我拼命地摇着头。  
\* f+ {6 \  X0 \& y! H' p# D, M  
...不对啊，按照常理来说，北雅没理由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啊...$ J. J\* \_8 k( U\* [8 T  
  
我的脑中仅存的一丝理智瞬间告诉我其得出的正确答案——这帮战斗人员有问题。+ n( ]4 \_7 @# W9 |  
  
没有丝毫犹豫地，我瞬移回了宿舍，在柜子中翻找出了北雅中午给我的地图，正打算离开时，我想了想，又带上了空调外机上面北雅留下的橙色箱子以及北雅的手机，然后从床底拿出\*\*，愤怒地说道：“世界异常控制协会是吧？我记住你们了，你们会为今天成为过去后悔的。”  
  
然后，我瞬移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开始试北雅手机的密码。北雅的生日不对，“114514”（北雅爱玩的梗）也不对，我又试了“123456”和“000000”，都不对。6 d1 C1 d& l7 k# Y4 A5 A# @" N  
\* d6 Y9 v. L! U" x+ a2 Y' g2 y( j  
而手机上方弹出了“还可尝试一次”的提示。我在焦急中突然灵机一动，输入了自己的生日，然后...手机开了...？/ g0 ~. F4 V. J  
  
我没有太在意这些有的没的，而是点开了通讯录开始翻找。在名为“墨诗”的联系人下面，有三个手机号码，第一个是“5201314”，第二个是我的手机号，第三个则是完全陌生的一串数字。于是，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i/ S1 \1 G- A0 z8 M  
  
“我是北雅的宿友墨诗，”电话一接通，我就立即说道，“北雅刚刚被W.S.S.A.的人抓走，你们能给我一个去处吗？我想要救她。”  
  
“额...北雅是谁？”对面是一个听起来很成熟的女音，“你是不是打错号码了？”0 v9 Q) t/ b1 t$ G  }# f  
  
“我可以证明我不是W.S.S.A.的人。”我没有理会她，继续说道，“你们给北雅的三个安全屋哪个装了摄像头？”- l0 x5 ^. j! u' \/ t! q8 m+ b% c$ ~7 W  
- a' T" \! b" ]) P% O: p6 h) ~  
“三号的门口有一个。”电话那头的女人终于松口了，“见鬼，这个手机号废了。你去之前先把北雅的手机卡拔出来，你的最好也是。”  
  
“盯紧摄像头，我三十秒内瞬移过去。”  
  
“好。”对方回答道，随即挂断了电话。  
' H: c0 j- y/ f8 N( w  
我将我和北雅的手机分别关了机，然后便听见门外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开门，W.S.S.A.搜查！”门外的人如是说，同时不断敲着门。  
( Z8 d4 U2 N( y6 r  a( `  
“去你妈的！”我大声骂道，然后瞬移了。  
( H/ a, S6 q# U+ P, i$ I, u  
按照北雅所给的地图背面的《安全屋使用指南》，我走进了目标点附近的一栋烂尾楼，从其二楼的一个小房间翻出了一个保险箱，用北雅留下的箱子里的钥匙和密码打开了保险箱。4 v/ q/ B, G, F  
$ \5 Z% {8 D6 q9 z  
按照《指南》上的图片，我在保险箱里找出了通讯器，按下了上面标有“拨号”二字的按钮。通讯器再几声忙音之后便传出了刚刚那个女人的声音：“好，我们相信你了，来蓝天区鸢尾兰街24号，用常规的方式来，不要被摄像头拍到脸。”似乎是又想起了什么，对方又补充道：“箱子里应该又背包和衣服，不过不清楚有没有适合你的码数，总之，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克服一下困难穿上。然后箱子里应该还有一双可以伪装步态的鞋子，也试着穿上吧。另外，北雅应该在那三个安全屋中都有个人的安全箱，如果你能猜出她的密码的话，用她的也未尝不可。额...你和她码数差不多吧？”& f$ G" A7 A! F+ F6 d! \! t& R  
/ O' I: U\* j) V2 }. F2 r7 L  
：基本不差。我回答道，并在心中补充道：除了某个毫无意义的地方以外都一样...! N  m  {  ^! X$ e" X  
& D# a& x! R! `1 ]  
“好，晚点见。”对方说完，通讯器中便没了声响。  
3 \_0 {! t8 X5 P! y0 {  
我照着说明书打开了发电机，拿出了安全手机充上电，用缺心眼地图搜索了一下路线，用背包中的纸笔记下后，又将手机关机。  
% B. q$ }/ T+ R1 h/ x  
然后我在保险箱中翻出了一个贴有“雅”字的密码箱，键入了自己的生日之后打开了它。然后我便看着里面的衣物愣住了。  @( V, l\* z7 @5 N: o+ r  
  
...原来...北雅这么开放的...吗？  q& M( V" g. a  
  
箱子里赫然是一件印有“ETERNITY”字样的白色上衣玉一条超短裤。我拿出来比划了一下，勉强才到大腿根部。  
  
...感觉不想是我这个高中生可以穿的。  
" U$ w" \\* }! l2 t. A  
我咬了咬嘴唇，拿起了上衣，超短裤，短袜和白色运动鞋，找了一个没有窗的房间脱下了学校的礼仪服，换上了这一身...有些成熟的衣服，又穿上了短袜和白色运动鞋，再将脱下的衣服装到了背包里。5 ^7 ~$ W& g\* z8 H2 s7 ^. [  
  
我从箱子里找出镜子，看了看现在的自己。\* E, C6 G8 e& A4 t7 f9 H  
/ L3 \_% N6 H: f! F  
不得不承认，虽然北雅选的这一身衣服穿起来很不习惯，但伪装效果不错。再加上我大体上比较早熟，我感觉大部分人看我第一眼都会觉得我是个大学生。. P1 u: z9 @4 D! w2 a/ Z  
1 J1 e8 @; |+ [# R4 W6 u2 A' J  
然后我散开头发，重新扎了个高马尾后，便关掉了发电机，对着地图找了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小巷子瞬移了过去。  
  
确认周围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我带上了口罩，走出了小巷子，拦了辆出租车，对着司机说道：“去发兴广场，谢谢。”) s  c0 s' {; {# |9 R# q9 `  
  
发兴广场也在蓝天区，也是我想到比较好解释的去处。\* s& c, S. O$ U+ ?1 I, ?& o+ O  
6 x. |\* Y1 p( M# t1 {- ?+ q& n  
之前作为学社部部长的北雅曾经和我说过，杂志社经常去发兴广场找印刷商。  
  
“欸，小姑娘，你是师大的学生吧？”果不其然，一坐上车，司机便打开了话匣子。  
  
“嗯，是的。”我应和着，“去那边找个印刷商帮忙印下社团刊物，之前的商家要涨价钱。”$ S' V" j: q# ?4 Z- Q/ q% B0 Q  
  
于是我和司机聊了许多乱七八糟的玩意，譬如有没有男朋友、学习情况、未来的梦想、房价又涨了等等，一直到下车。- ^; t5 h5 N. R+ Z+ d: Y  
- D7 Q# V0 Q+ [- v% d5 Y  
随后我又转了两三趟公交车，才到了鸢尾兰街附件。  
  
因为已经查过了缺心眼地图，所以被别墅区门口的保安拦下来时，我并没有太惊讶，而是说道：“找鸢尾兰街10号。”: e' A3 R8 K2 R\* ]/ T  
  
保安似乎是向住户家里拨了一个电话（不过也有可能是物业？），再三确认后，才帮我打开了门禁。我于是对照着路牌与门牌号，在偌大的别墅区中找到了鸢尾兰街10号，按下了门铃。  
. W7 V, ?: ?/ H6 u  
“从华师来的诗雅。”我如是说道。9 S; j" Z& K( R\* [5 }' \_& @  
\* \$ R, ~3 k, i1 q  
然后有人打开了门，放我进去后，又看了看门外，之后才将门关上。  
  
“你好，墨诗同学，我叫唐苒，是穗城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对方说道，并朝我伸出了右手。我与她握了握手，然后便听到唐苒说道：“北雅被捕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她叹了口气，“她身上的异常点水平一直居高不下，所以只要有带了旧式检测仪器的协会工作人员到了她一千米以内，就能够循着异常波动找到她。所以她也不被允许进入比较高级的安全屋。”( N2 c' \_1 P# m$ k3 c, \2 W  
7 u' V  p5 D2 B  
在唐苒的话语中，我捕捉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便问道：“‘异常点’是什么意思？”  
  
“按照协会那边没那么机密的解释，是超能力者在濒临超能失控边缘时向外界发出特殊波的媒介。不过也有少数超能力者，不然北雅，在濒临失控前就会产生这种波。至于比较机密的解释...”对方一摊手，“我们不知道。”  D7 n, [: B/ s/ D& d  
& ^3 y' Z$ T1 @# v$ x/ S' k  
在会客厅坐下之后，我拿出铅笔和纸，画出了我下午在主席台欠见到的天线，递给了唐苒，并问道：“下午我看见抓北雅的那几个人中，有人拿着这个天线。这是什么东西？”  
\* x( X5 [% r# w1 E$ x- j  
唐苒接过绘有图画的白纸，仔细辨认了一番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异常力场约束天线，不过我们一般管它叫屏蔽线。在这天线的一定范围内不能使用超能力。屏蔽的范围不定，但根据我们的情报，最大不超过一公顷，也就是方圆六十米左右。”  
. I8 Z) M; E$ v" u  
“这东西能量产吗？”我问出了我第二重视的问题，我此时十分渴望能得到否定的回答。  
  
“据我们所知，暂时还不能。”唐苒说道。6 K& ~0 {\* \7 e  
9 Q  `0 G5 Z! x0 T  
“那...能帮我整理一份配备了大量天线的W.S.S.A.基地名录吗？”我犹豫了一下，问道。  
  
“做什么？”理所当然地，对方这样问道。8 L# H7 {0 a0 E& U3 d# i6 o5 F8 |  
  
“打，”我很平淡地陈述道，“打到W.S.S.A.那边痛，愿意坐下来和我谈为止。谈不拢就接着打。”  
( m4 m( {" R. @  
唐苒沉默了许久，似乎在思量着得失。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开口说道：“这份东西给你也可以，但我们希望你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至于理由，还不能告诉你。此外，我们希望这仅仅是你的个人行为，而不是抵抗组织与联合政府以及协会的全面开战的导火索。”) o. }$ Y+ N; \1 U  
9 n- \_3 u" L1 [& ?  
“这我无法控制，主要看对方有没有找个理由开战的想法。”我摊手，“但我尽量。”  
8 a1 O\* j/ R9 I3 h- W, ]! S. |  
她又是一段思索，然后站起身来，说道；“稍等一会。”然后她走上了二楼，很长一段时间后拿了两张纸下来。“我整理了一下，这是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知的所有天线总覆盖面积超过十公顷的协会基地。”我接过纸，仔细地看了起来。$ u% c  L9 N" l\* }' Y' w  
8 y& v2 o- \. ^- `  
列表上面有约莫五十来个地点，其中不乏一些我耳熟能详的名字：W.S.S.A.沪城分部基地、W.S.S.A.穗城分部基地、W.S.S.A.燕城分部基地还有位于原联合王国领土的厌战市的W.S.S.A.总部。+ U1 P# U7 \_1 ~  
4 B( j$ w8 T0 L& K3 i  
“好，非常感谢。”我站起身来，打算离开。, \_. a9 g4 ^6 X9 O4 y% v1 B5 M7 E" {$ C  
# S7 ?9 N. ^" q( V- {0 L& W  
可能是出于少有的良知，她叫住了我：“情报可能有些过时，做之前先确认一下情况，不要太莽撞，到时白白送了性命。”9 G$ n; {" x; r3 o3 ?\* D8 \_\* L) w  
3 d0 y\* r( j5 c7 S: F- A. N  
我点了点头，离开了别墅。  
  
我知道她在利用我的愤怒，我也知道她并不关心北雅的死活，我还知道她甚至没有给我她手头上最准确的情报。但这些都无关紧要。+ [4 R6 d3 m, n6 a  
! i\* ~# G4 S' d5 E\* y) `. y  
只要是正和博弈，就是一场成功的交易。  
  
墨诗3 D! u! `3 Y8 F: [# x  
" W6 b  B\* k/ t9 O6 e: D' v1 g  
联合纪元10年5月31日于穗城  
  
ex.1 幕间 一如既往的一天( O/ B% k% Y3 H' ~8 h' W  
1 F6 W& d7 V9 L  B; d8 V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6 18:45:25 字数：253  
  
ex.1 幕间 一如既往的一天/ N+ N# E+ J+ q+ f1 e( c  M' b0 j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 O4 Q- k( A% g) f8 F! N  
  
据滨江社11月4日报道，于昨日夜晚W.S.S.A.穗城分部天溪区支部基地以及W.S.S.A.沪城分部基地均遭受超能力者袭击，暂未报告有人员伤亡。1 l" f  l7 m3 z  V" t0 O  m. i  
  
墨诗在个人账号上称对这两起事件负责，这已经是今年内墨诗第729次针对W.S.S.A.且成功的袭击，也同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N4 [6 V/ n0 c\* H( t  
  
W.S.S.A.厌战市总部发言人表示：“我们清楚她的目的，但作为正义的一方，我们绝不会在武力下屈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V$ R& M1 {! \$ V  
  
......  Q- U7 L3 I8 L5 e; W+ M  
  
关掉了手机，少女躺倒在了一家酒店上的床上，喃喃地说道：“看样子支部基地对他们毫无意义呢...那接下来得玩票大的了。”  
( O. R5 J9 |7 l( \_  d3 d  
Part 6 墨诗的日记(U.E.10.12.7)! {/ t, @( l. I. G# [  
/ i( D( K" [; T! E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6 18:45:35 字数：3754  
  
Part 6 墨诗的日记( U.E.10.12.7)  
. ^" n\* {: e. W& Z$ B$ g  
“所嗟人异雁，不留一行归。”  
  
——七岁女子《送兄》  
  
今天发生了挺重要的事情，再加上协会那边的要求，我又重新开始写起了日记。, Q, \0 j2 L" n0 E- a! ]  
  
首先，在W.S.S.A. 总部被端了一个星期后，协会第一次愿意同我进行谈判。而我也当即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在未向公众公开的列克星敦基地内进行谈判。我没得选，他们也是。  
  
之前有前W.S.S.A. 的人操纵着一起帮我测了异常点的水平，没测出来。仪器给出的结果是“UN”( uncountable)。据操作仪器的人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UN”级别真实存在，同时表示我还活着是个奇迹。$ J: N. Q  u& k' m5 n  
' R$ k/ M; A! u3 Y; Y6 m+ f. t) i  
濒临失控有不少的影响，比如约束天线对我几乎失去了作用，再比如我现在每天都头痛欲裂，有时候甚至有点神志不清。, a+ v2 E\* Y5 ~2 `& n- e' U  
\* X( `# R( ~$ U  
我偶尔也觉得每晚都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的生活还蛮痛苦的，但好在我一向忙碌，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思考。9 O; h! U\* Y  \_' b\* j7 B( V  
2 [, c- C\* z\* q' ^3 a! V  
协会和联合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可能是因为我毁了太多基地，各地的反抗组织又觉得自己行了，开始变得有些无所畏惧起来，组织了宣传活动、游行示威甚至武力进攻。/ r$ N) g- \_1 E  
- |\* f4 C\* h( a% G. T; K  
正当我以为他们这么勇迟早要寄的时候，他们不仅没事，甚至真的在一部分地区夺得了政权，比如作为U.N.E. 第二首都的新约克城市。然后，在百余座城市，约三分之一的原U.N.E. 领土上，反抗组织成立了十余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共同组成了自由同盟。  
- \_: H3 I# }( n6 E  H% ~  
啊，不过客观的说，自由同盟存在的原因主要是U.N.E.正忙于收复南大陆，没有太多的兵力驻守各城市或是与自由同盟开战。但，不少人以为U.N.E. 离寿终正寝不远时，U.N.E. 从前线调了支别动队回来，对在新约克城市的自由同盟高层来了次斩首行动，效果拔群。自由同盟原本脆弱的政治平衡被打破，陷入了混乱之中。( d+ C6 \_' x# z3 ]' {- x+ n  
7 b2 X2 v+ M  J  m% Z0 M" l: X  
所以U.N.E. 与W.S.S.A. 在这个时候找我谈判。否则一旦自由同盟重新整合，他们就会面临双线开战的窘境。同时，他们也清楚我没有时间拖延。  
  \0 s' [' t) t  ?! R! ^, ]% }  
……5 c, \_\* v( w: o' r  
  
我到达了指定地点后，敲了敲门以示礼貌。“请进，”会议室内的人用中文说道。我松了口气，至少不需要担心语言问题了。1 Z% o7 W3 L% {5 ]$ S$ z. N  
# q# i8 V) w% F4 [& x7 G  
我走进会议室，刚在圆桌旁挑了张凳子坐下，对方可能为首的一人说道：“墨诗小姐，您好。我们这次请您过来，是想很您开诚布公地聊一些事情。”3 g/ F& r1 @5 D\* W1 K  
( w\* d% j6 u6 `- e" R6 E6 k  E) i  
我观察起了对方的队伍。他们由六个人组成，两个人是北大陆东侧的面孔，另外四人则是西部面孔。考虑到成立联合政府的五个主要牵头国，这六个人应该有五个人属于U.N.E.，另一人则属于W.S.S.A.。于是我说道：“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条件吧？你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2 E4 q" U, p7 [8 w# d\* K  
5 M9 b  }9 G9 b# o( N  
“无法接受，”对方的神色颇为真诚，至少看起来如此，“不过正因为无法接受，我打算好好告诉您我们的难处。从第一勘探队传回这个消息后，全世界只有不超过一千人知道它，且几乎都是U.N.E. 和W.S.S.A. 的高层。然后，几天前，出了点小意外，迫使我们作出一个决定。”  
) o3 a8 n9 B( \_; ]2 i  
“小钱在针对新约克城市的暴动中，用来抑制北雅小姐异常点增长的仪器被反抗组织毁坏了，虽然北雅小姐暂时安然无恙，但从她身上异常点增长的速度来看，不出一个月，北雅小姐将会因超能失控而失去生命。届时，我们也将失去让您相信我们说辞的唯一手段。”& `  F7 w' f2 V0 z+ l; A; E$ {. a  
. [+ e4 Q$ q) D: i8 a$ E1 r. \  
“虽然北雅小姐也有可能向您一样在失控边缘苦苦支撑许久，但您毕竟是特殊的，是上千万被协会记录的样本中唯一的例外，放眼全球几百亿人类，另一个像您一样的超能力者出现的概率远比我们的科学家突然领悟到处理超能失控的完美方式的概率小。”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我们不能把人类的未来放在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赌局中。另外，您也的确十分成功。”0 o: p# Y3 q) L6 @4 s  
  
“我们原本打算用传统的搜捕与囚禁处理您的，但由于瞬移的问题，我们始终无法定位到您。到后来您濒临失控时，我们唯一有效的限制措施——异常力场约束天线，却又对您失去了作用。同时，您还成为了抵抗组织的精神信仰，他们称您为‘空间圣女’或‘剩女墨诗’。”7 T5 z$ T8 L  f8 l: u  U\* g3 I  
  
我是知道这个令人……一言难尽的称呼的，但却拿它毫无办法，只能任由它四处传播。) I) C; R" E# ^" I3 Z" e7 w/ M  
8 H\* f5 ?3 u( D7 y  
“由于以上所有原因的综合，我们邀请您来到此处，希望您能向我们妥协。”  
: q" q" i. g. B# D7 o: w4 h  
一股怒火从我的心头涌起。我站起身来：“你们掳走我的同学，害死我的父母，毁了我的学业，现在叫我妥协，直接去死？去你妈的。”  
$ E  F" \" \7 i\* y7 Z$ \  
我少有地说了句脏话，可能是因为太愤怒了吧。' T/ d! ]0 ?\* F7 G: W  S  
( k- D5 Q2 ~  `  
“啊，息怒，息怒，”中年男人仍然很平淡地说道，“相信我，我们并不比您轻松，您听完后想必会理解我们的。”他又转头用通用语与另外五人沟通起来。一会后，他说道：“我们打算将北雅小姐带过来。据我们所知，只要她一出现在您的视野中，您就能将她带离此地。不过，希望您至少能听完我们相对您讲的话。”  
  
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我点了点头。  
$ `$ D: ?5 k, v\* a: e3 ~4 c, K  
然后几个人领着北雅走了进来，将北雅留下后，又离开了会议室。中年男人又转向北雅：“北雅小姐，希望你能如实告诉墨诗小姐我接下来每句话的真伪，不要公报私仇，好吗？”  
  
北雅点了点头，幅度小到几乎微不可察。她的头自始至终低垂着，没有抬起来看过我一眼。我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她觉得有愧于我，抑或是觉得如今的我很陌生？  
$ m) A1 x- t7 g3 ~  X9 e; A  
正当我因为北雅那始终低垂的头而冥思苦想时，男人忽然话锋一转，问道：“墨诗小姐，您知道卢瑟福是如何发现原子内部结构的吗？”  k% x% w4 ?9 I( |% y# a  
; r( {' v9 S, ]$ ~8 Z  
“用α粒子轰击标靶原子。”我随口回答道。  
  
“相信您一定对G1249号小行星理解成巨型α粒子，地球作为标靶，而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位置，有一个巨型的‘卢瑟福’正在探索‘微观’的奥秘。”男人苦笑一声，“这便是第一勘探队的科学家们能够给出的符合现有理论体系的唯一合理解释。”  
5 k" J( }; M  c9 {6 K  
“G1249号不就是普通的小行星吗？”我问道。  
  
“我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男子又露出了苦笑，“但情况却让我们不得不作出各种假设。在南大陆，所有的物理规则完全乱了。时间变为了一个在轴上随意跳动的点，光不沿直线传播，力的作用不是相互的，还出现了意识与意识间的大规模换位。你能想象吗？现在你面前有一个老妇人，上一秒她还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少女，而她体内的意识实际上是不谙世事的小学生。”  
0 `9 P: u5 w9 ^( Q  
“对于这种情况，第一勘探队的队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而其中最为合理的一种便是我们的世界受到了另一种宏观——也有人叫超宏观——的观测，导致我们原本处于‘量子态’的世界发生了‘坍缩’，因而原本适用于‘量子态’世界的物理规律不再适用于南大陆的‘坍缩态’世界。”) X' R, a# Q" u1 d, N5 K  
  
“十分幸运的是，我们受到的仅仅是由G1249号小行星的撞击引起的间接性弱观测，因而这类‘坍缩’事件并没有多到无法挽回，且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南大陆，并没有波及到北大陆。”$ k4 ~) S4 q+ g9 D& N. X, v  
  
“到了联合纪元二年八月十九日，南大陆所有的幸存者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也失去了了解南大陆情况的方式。而与此同时，北大陆陆续出现了零星的‘坍缩’事件，我们也作好了搜捕超能力者的准备。”男人说道。/ ~, f, u: E, ^7 @3 ^# f  
  
“所以你们有什么必要做这件事？”我怒道。  
  
“第一勘探队经过长期的观察与实验后，发现‘坍缩’事件绝大多数都会主动入侵人的大脑，呈现出类似于寄生生物的特性。”男子对我的愤怒视若无睹，而是继续平淡地说道，“它，或者它们，平时寄宿于人的意识上，以人的自我观测为‘食’，等到时机成熟便会离开人体，同时引发‘超能失控’现象，害死被寄宿者。”  
8 g5 a& f2 [! ]9 Q  
“这是我们发现的‘坍缩’扩散的唯一途径。但如果我们在‘超能失控’发生前便杀死超能力者，那么，”男子顿了一下，“不仅不会产生污染，而且就连原有的污染也会随着超能力者的脑死亡而消失。”男子停下来喝了口水，将目光转向了我，“而您，墨诗小姐，上次你在总部时，仪器自动发送来的数据告诉我们，在您的身上富集着如今世界上近90%的污染，即便用南大陆污染最严重的标准，您也占到了恐怖的30%，而如果您‘超能失控’，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人类文明也会就此毁灭。”  
  
言外之意，就是我必须去死，不死不行。, L/ ^' s0 m" X  m% i0 |  
  
如果是四年前的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即使全人类为我陪葬我也不会多眨一下眼。但，如今的我不知为何无法像当初那般果断。6 t3 L$ B/ \  @2 \_5 \_9 R  
, l) a( z( n\* @' f\* [) h  c  
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还有荷马、李白、杜甫、雪莱、泰戈尔一同将我推入了死亡的深渊，而在最后推我一把的，不是别人，正是北雅。  
  
“能先让北雅离开这里吗？”我说道。) s8 k. k; b% x4 L3 j7 S  
  
北雅自踏入这间会议室，第一次抬起了头，用夹杂着震撼、困惑与愤怒的眼神看着我。随后，她便被协会的工作人员架着离开了。% u+ G) }! [% ]  
  
估摸着北雅走远后，我这才放松下来。欺骗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我也必须要全神贯注地不断在心中自我催眠。- c& Z. B, A: K( N# h7 @4 |  
  
“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条件，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慷慨赴死，”我自嘲地笑了笑，“但，相应地，你们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不过分吧？”  g+ w8 @9 R' c% J  s  M- Y& c  
& D% \_\* m7 P4 c7 S. A; d  
然后我便告诉了他们我的条件，在他们交流后，男子这样回复说：“可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代价……”他详细地解释了代价的内容与成因。  
  
“那就这样吧。”我同意道，随机又问了一句：“那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哦，仅仅是顺便问一下，不回答也没关系的。”  
+ |% x) u# L% G\* x  
“在把这档子破事搞定之后，U.N.E. 也就该寿终正寝了。毕竟，它是邪恶的象征，还杀死了正义的圣女殿下，”男人如释重负地笑了，“可惜我们可能得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 S1 I+ [+ z) ?1 h( b\* }$ U( d  
7 ]% [4 {0 ]! U- y/ {  
我有些好奇，便让他详细讲讲。  d- M1 `, p( t" ^; P& W  
8 M( w/ N6 o6 i' `" U/ J0 o  
“一开始的抵抗军的确是超能力者与民间自发组成的，但后来的抵抗军实际上是U.N.E.创建的，这样才能在未来合适的实际推翻行为过激的U.N.E.。”男子解释道，“就连墨诗小姐你的出现，实际上也在我们的计划之内。”6 M  R5 b% B0 Z& @  Q, K  
3 }$ {" `  f  L\* V2 T0 q8 d' C5 H  
可能是看见了我惊讶的表情，他又连忙补充道：“不是特指墨诗小姐你，二十一切能调动起民众情绪，成为民众崇拜对象的人。”  
" l, \_$ ]\* d. }% t5 c4 j) G  
我们又聊了许久，似乎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知心的朋友一般。也许，相似的处境会让人们产生共鸣吧。6 I) \& s% f  e  p  
\* Z3 N  G% B8 \_5 B  
而我能够从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中逃出，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只可惜..., m- O( h+ Q2 B  R) a# n  
  
不能再见到她了。  
  
墨诗  O7 h$ d( h4 ]. `; x4 J1 ]\* s  
9 e2 H- g( Z\* O8 t2 b  
联合纪元10年12月8日于厌战市  
  
ex.2 幕间 载入史册的一天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6 18:45:50 字数：318: `, D; ]$ c2 g7 `" v  
. g: g. w$ C& @, M- \! h- H1 g  P  c  
ex.2 幕间 载入史册的一天  
" K. ], L& P$ c5 I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3 w\* E1 C3 Q, |6 u( L) |' v  
——闻一多《死水》6 ?( `: J. G/ B; R  
  
据群星社12月14日报道，今天上午墨诗于罗比内市遭枪击，经抢救无效身亡。犯罪嫌疑人目前已被捕，并否认其为W.S.S.A.或U.N.E.工作。2 }1 x8 L  z4 N6 [  
  
自由同盟主席弗洛·明斯基发文称：“在U.N.E.的压迫下，又有一可敬的反抗者为了正义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会履行他们的遗志，并为他们复仇。”  
\* R; I" Y4 e$ B  
......7 I: r& n& Q+ p8 Q4 B  
$ C. f  n# ^2 R; a  
在约定的地点，男人找到了少女，压低了声音说道：“谢谢。”  
0 G+ P) f0 l2 W9 B) V2 d  
少女则淡淡地回道：“加油。”. v# g. e( Z2 m- Y; g+ N# u# R% r  
  
枪响了，少女柔弱的身躯在路上一僵，随即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如同一朵凋谢的玫瑰。  
# V- g: s: P1 S' \7 M- N6 D0 ~# I  
男人很想哭，很想停下来对她深深鞠上一躬，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u4 T8 n& H% P( S/ a+ f! h  
  
按照计划，他跑了起来。混进了骚乱的人群中，等着被逮捕。  
! d  U8 X$ j$ o$ ?' T0 U$ l! f  
ex.3 历史的另一面（鸟站添）& V% K! ^/ D1 W/ W$ y1 \5 ^  
( W  L# G5 Y  P\* Z- `1 @3 ^+ l5 N  
“卧槽，她居然真的相信了，我还以为让我们头疼不已的墨圣女有多厉害呢？就这啊？”在一间小屋子中，少女脸上带着与其年龄不符的狞笑，一边又极其轻柔地抚摸着身旁的机器。  
: U8 }+ v0 x1 B  
正是这个机器让他得以进入了墨诗的好友北雅的身体内，借着墨诗的信任欺骗了她，让她愿意心甘情愿地去死。  
% \; y' ?6 G$ O1 J/ ~' Y/ j  
自然，收容了无数超能力者的W.S.S.A.也不会缺乏含有治疗能力的超能力者。在逼迫下，墨诗胸口那足以致命的枪伤很快就被修复了，生命体征也重新恢复。! O1 C, t" y& {" L! X2 K! q% s  
2 W+ ^0 p! {\* T9 `8 Q1 Q) s; X  
接下来，清除掉北雅的记忆之后，就有更好的身体享用了呢....真是令人愉悦啊。  
  
一边这样想着，绝美的少女脸上再次露出了与其年龄不符的狞笑。! r7 ^\* N5 A! Q5 g% p\* W  
  
Part final 挽歌的最后一行1 M) |/ ?5 K, R6 i1 x7 X  
  
作者：墨晓式沉默 更新时间：2022/10/6 18:46:01 字数：507$ n8 G; W8 z) o( Z0 m) ~% [  
  
Part final 挽歌的最后一行) ?2 C\* X# ^2 |4 Y! z3 L  
( B; f# r7 N5 G- g; b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 S; f: {6 p( z9 O2 T  
——李璟《摊破浣溪沙》  
  
少女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观察街上的行人，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这已经成了她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有时她也会好奇，在失忆前她的爱好是不是也有这个。: ?1 c) Y' X, x  I6 r  
  
据收留她的人说，她叫北雅。但她也无法确定她是否真的叫这个名字，毕竟她失忆了。说不定她也有可能叫诗雅，或者北诗？  
$ r. C: I- U" k4 {- L5 A0 @' r7 p  
她总是莫名地觉得诗这个字很美，很适合用在人名里。  
8 N% M  Z7 M6 H) R9 e  
之前收留她的人问过她一个问题：“在世界毁灭和你恢复记忆之间，你会选哪个？”她犹豫了许久，说道：“恢复记忆。”  
  
她总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有很重要的东西被自己忘却了。\* J# }' N\* I% G, a6 k  
  
但是对方一笑，说道：“想得美。”8 A; c% @4 m\* S  N. O% ?  
1 @$ J4 ~! H" e3 x! v1 V/ G+ x2 r7 X  
今天的人群与往日似乎都不同，十分的特殊，他们的情绪充满了狂热，嘴上还不停高喊着“U.N.E.终于倒了！”“自由联盟万岁！”“圣女殿下万岁！”等诸如此类的。  
  
今天的日子很特殊吗？她抬起手想看一下日期，却只看到了10.12.14的字样。她这才想起自己的手表自她有记忆起便已经损坏了，日期定格在联合纪元10年12月14日日不曾跳动过。8 S- p\* N$ \5 Z8 \. U; }4 ?  V  
' G! F2 \_) X$ D  
可能是由于游行的原因，街上的花店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开门，只有门外花瓶里的一支枯萎的百合花随风摇荡。  
  
她突然觉得眼眶湿润了。  
$ b4 {+ H: t) x6 R7 n- z/ n1 w  
风沙真讨厌...她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想道。